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軍 捻

(六)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PDG

檢軍資料叢刊第六冊目錄

第三部分 函牘文集(二)

李文忠公全集

李鴻章 一

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 一〇三

劉武愼公遺書

劉長佑 一五二

養晦堂文集

劉蓉 一五七

養知書屋文集

郭嵩燾 一六二

馬中丞遺集

馬丕瑤 一六三

十三峯書屋文集

李榕 一六五

李文清公遺書

李棠階 一七一

空青水碧齋詩文集

蔣琦齡 一七三

思貽堂集

黃文琛 一七五

退補齋詩文集

胡鳳丹 一七七

實其文齋集

黃雲鵠 一七九

堅白齋集

龍汝霖 一八〇

知止齋遺編	任重光	一九五
周憩亭集	周玉瓚	二〇三
清麓文集	賀瑞麟	二〇五
損齋先生全書	楊樹椿	二一一
陳鼎致李瀚章函		二二三
學呂致學劍樓主人書		二二四
僧某致芝生書		二二五
遠志齋稿	葛士達	二三一
望三益齋詩文鈔	吳棠	二三五
潘方伯公遺稿	潘駿文	二三七
心白日齋集	尹耕雲	二四一
百柱堂全集	王柏心	二四四
知止堂集	黃恩彤	二四九
麓生詩文合集	何元普	二五九
無夢軒遺書	朱景昭	二七三
小酉腴山館集	吳大廷	二七九

哀生閣集	王大經	二九一
枕經堂集	方朔	二九五
秋根書室詩文集	孟傳鑄	二九六
龍岡山人集	洪良品	三三三
友竹草堂集	蔣慶第	三七七
敬齋存稿	張諧之	三三一
退一步齋文集	方濬師	三九〇
梧生文鈔	傅桐	三三三
煙霞草堂文集	劉光蕢	三三五
拙尊園叢稿	黎庶昌	三三九
龍宛居士集	王耕心	三四三
天根文鈔	何家琪	三四五
虛白室詩文鈔	方昌翰	三五二
覆瓿集	張文虎	三五五
涌翠山房集	高延第	三七七
鶴天鯨海焚餘稿	王正誼	三五一

春暉雜稿·····	郭階	五五
怡雲堂全集·····	沈保靖	五五
大潛山房詩鈔·····	劉銘傳	五七
張季子九錄·····	張謇	三七

李文忠公全集

李鴻章

朋僚函稿

復方比部

同治四年二月十八日（卷六、葉五）

豫捻有東竄之信，徐、毫均爲戒嚴。法師追勦，未定何處，屢挫之後，其力不足以滅賊，而皖、豫各軍亦未得勁，亦無能聯絡牽合之者，中原之患未有已也。良相以平子不勝任，疆吏中文武兼資殆難其人，如皖、豫皆得知兵者主之，似可奏肅清之效。朝廷宜少留意焉！閩賊亦甚猖獗，太沖初入閩，疊次挫敗，遂長賊勢。今據報二十萬盤踞沿海各城，暗與夷通，不得已請敝處濟師。大局所關，豈容稍存意見？昨派八千人航海赴廈門，當於三月初到防。惟將帥恩信素不相洽，未卜能否得力。用兵十餘年，至近日而稍見功者，委任專而事權一也。若以此軍隸別部，兵與將不習，上與下相猜，必不能用人之死力。從前江南和、張大營多此辦法，卒至顛覆。楚軍曾、胡、李諸公本一家人，通力合作，遂以成功。內意如再有調度，須略尋綫索爲安。蘇餉日絀，因係災區，務從寬大，不欲重加搜括，而越境協勦，本省留防軍數六萬有奇，未可遽裁，苦累日甚。比復奉中旨，徇關西之請，調舍弟帶礮隊遠征。無論陸路難運，財力亦供輸不及。奈何奈何！常、鎮荒田太多，招墾無人。頃籌集經費，專派委員，

設局籌勸，一二年間恐尙無起色也。湘使查辦之事，何時能結？羊城兩座不理衆口，究其立心行政，似非甚謬。
（按：法師指僧格林沁軍，長相指倭仁，平子指張之萬，太冲指左宗棠。）

上會相 同治四年三月十七日（全上、葉十五）

頃奉批旨，次青一案，仍著刑部議奏，未知果能末減否？吳仲帥咨臧，請調吳道四營赴浦策應。吳道甫經拔隊赴揚。北路既有捻警，揚州重地，未可無人，已飭該道到揚後擇要穩紮，不可輕動。清、淮爲裏下河後路門戶，仲帥兵數本單，亦無可靠；擬令張鎮樹、珊統所部鎗隊六營就近赴浦，與歐陽利見水師依護扼堵，局勢較穩。鈞意以爲何如？樹營北去，蘇境防軍漸單，或仍留仲良一軍防東壩也。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四年三月十七日（全上）

手示商留陳子莊，適已專札馳調，並咨請轉飭速來，似與尊旨相逕庭矣。當弟初至滬時，卽聞子莊有才名。因其奉諱，又史士翁方履危地，借人扶助，令其隨赴甬東，約定事稍就緒卽回。忽忽三載，浙境肅清，子莊亦服闋，義應放歸。且敵處事煩才窘，王敬亭咯血遽逝，補帆假回，從事卽有賢者，多非本省人員，如子莊者，合例而又出色，所毋相奪也。豫捻突竄曹單，徐屬戒嚴，仲翁諄商借兵。郭、楊兩部甫抵廈門，竟有應接不暇之勢。閩中消息，仍乞飛示。

復吳仲儼制軍

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全上）

捻逆忽由韓莊東竄，二十一日已至邳境，大有窺伺淮海之意。尊處防勦兵單，深爲懸慮！歐陽健飛二十日拔棹，月杪計可抵浦。昌岐軍門前來蘇時，弟曾與約，如清、淮有警，宜督師船策應，渠似踴躍。數日未得揆帥書，果准派否？張海珂因船隻未齊，尙未啓行。頃由蘇添雇民船馳往，月底當亦拔隊。祇要邳、宿防軍嚴扼不動，歐、張水陸各營踵至，大局或無虞也。弟又專弁馳催海珂，並面屬振軒廉訪尅期北去。二張皆老於戰事，振軒尤精細，惟於淮、徐情形未熟，尙祈切實指示爲幸！海珂來信：聞尊意欲調赴粵，所部淮勇憚於遠役，若隻身隨行，有將無兵，斷不濟事。湘、淮各軍，近年粗立功效，皆以本地人帶本省之勇。且揆帥鹹商，欲令振軒爲北門管鑰，必須其弟襄助其兵，將未可分拆，致難得力。叨愛，敢以實告。伏希鑒原！

復郭子美楊少銘兩軍門

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全上、葉十六）

左宮保十二日來函云：該逆竄粵之路，須吾弟兩軍由海澄以攻漳浦，乃可斷絕。今子美弟書云海澄至漳浦路，高低曲折，險狹異常，難遽輕進，欲改由鎮門前進。少銘到後，究竟由何路進紮？曾否接仗？左帥信云：汪逆較侍逆爲悍，頗不易制；若漳浦則賊數無多，其頭目乃僞戴王，亦易與也。未知此情確否？客軍遠去，一切掣肘爲難情形，概可想見。兄愛莫能助，亦不便遙制。惟望兩弟和衷籌商，穩慎齊力，耐煩忍辱，激厲將士，拚命打數好仗，使賊膽寒而民心服。營規尤要嚴緊，平日固須秋毫無犯；卽克復城營，毋貪洋財，被人心笑；毋逞驕傲，

被人忌恨；事事謹慎，處處和氣，是所切禱！子美不願到任，左帥諒不相強，兄亦不勸駕也。家兄來信云：粵東瑞將軍、郭中丞以蘇軍如追賊入粵，必爲盡力接濟。家兄於三月十四日起程赴湘，如賊由粵竄楚南邊境，請兩弟跟蹤追去，一入湘境，彼必接濟餉項、軍火，不令飢困，祈兩弟相機辦理。子美是其故鄉，少銘亦是熟徑。湘中局面甚寬，且疊奉諭旨進勦貴州，正在需人之際，若閩事早結，同赴湘南，與回蘇無異，希留心。豫捻忽竄山東，又由鄒、滕折竄邳、宿，吳漕帥商請援兵，已派張振軒樹字七營赴徐。侍逆母妻並不在滬，圖竄海防似無足慮。易提督用剛來蘇，飭即赴閩。

復會相

同治四年四月初六日（全上、葉十七）

聞有鎖、揚之行，計已回轅。恭邸近事，軒然大波，倏忽轉幻，朝廷聽讒可畏，從諫亦可喜也。應守由滬赴金陵，諒已詳述。茲將滬上鈔來諭旨兩道奉閱。覲唐恐係此案牽累，理直氣壯，似無暮夜實事。英法往勘界址，業飭應守請示，會同府縣察辦。月前復總理衙門函共二件，鈔呈訓正。洋員肯受商量，自卽定議。如必欲據我險要，扼我咽喉，須再從容辯論。尊意以爲然否？仲帥請收成命，雪琴或得卸肩。捻逆西趨邳、宿，銘、盛各軍未聞何時拔隊，恐又攔截不及。頃奉寄諭，仍飭吳道北去，另派防揚。鄙意該道於地方相安，可勿調換。儻樹營獨當一路，猶嫌力單，候張臬司來信，再由蘇添調何如？前議借署淮徐，果定見否？筱兄來信，覓借奏牘好手，敝處無可應命，屬代求函丈薦人，乞一籌之。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四年四月十一日（全上）

郭子美到廈後，進紮鎮門。十六日，協勦赤嶺，已獲大捷。少銘所部齊到，擬由古縣社分進。一偏漳郡南門，與東西北諸軍作合圍之勢；一相機進木棉、馬口，斷漳浦去路，雕勦外援，布局似尙穩洽。惟據探報：漳州賊多糧足，敵軍航海遠役，因礮隊繁重，不便攜帶，除開花大礮，別無攻城利器。若賊衆恃險死拒，恐不免曠日持久耳。聞汪海洋已至詔安，侍逆亦赴雲霄，確否逆勢將趨入粵，饒平、大埔諸路防不勝防。銅山海面有吳壁山，師船早到，既可杜殘匪入海，又可斷洋匪接濟，最爲要著。閩中勦急，賊必傾巢出竄，粵力似未足以制之，仍祈豫籌遠略，以期悉數殲除。幼丹奉諱，西江無主兵者，家兄新履湘任，儻再由粵外竄，後患殊多。高明向無疆域之見，知必有以處此也。豫捻突竄濟甯，又南擾海流。吳仲翁迫切求援，已調劉軍門赴徐，張臬司赴清江，聊固吾圍。然捻蹤飄忽，北路平曠，無法聚殲，奈何！

復吳仲僊漕帥

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全上、葉十八）

手書商調王鎮開字營赴浦一節，前曾與振軒議及，如清淮防勦力單，再可酌添隊伍。茲承縷示，敵軍北去，均歸東路，不至歸他帥調遣。足見曲體軍情，保全大局之至意。王鎮樸實拙訥，曉果善戰。去秋湖州復後，恐調別省，泣求開缺回家。弟撫慰再四，諭以不調他往，須俟南北軍事告竣，再行遣撤，欲留此有用之才以備用也。昨因公來省，弟復與面商。如北路再警，可調協勦。渠深恐一經遠去，卽應隨賊所向，必有奉旨歸僧邸調遣。

之日，又顧辭乞退。敵處將士苦戰數年，誼同骨肉，向實無退縮驕蹇情事。然欲其踴躍用命，不得不略加體恤。僧耶勞苦功高，衆所欽仰。惟位望過崇，下情難達，南軍聞歸節制，莫不氣沮。劉省三雖疊奉諭派，乃至被譴責而不辭，豈弟等所能強迫。蒙示已商定撥歸東路，銘、盛傳三軍共一萬三千餘人，合之樹軍三千五百人，必可獨當一面，謹受教令。頃接宿遷吳令初十日馳報：初九日，邱軍與陳鎮在劉馬莊擊賊獲勝，賊已向山東郯城馬頭集西北逃竄。運河既不能搶渡，淮海一帶，水陸援軍日集，恐其偏竄東三府。若我軍出境兜勦，愈去愈遠，既無馬隊可利馳逐，而餉源皆在蘇省，轉運供億萬分艱難。向乞大才豫籌妥酌，無任感頌。省三於初七八日自六州拔隊，應由何路進邳，宿、何路可便轉運，並祈指示，隨時逕行移知。

復曾相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全上、葉十九）

昨得異書，附呈。恭邸似可漸復，惟與良相嫌衅日深，仍恐波瀾未已。蔡君先有一疏論列外事，聞詆及尊處縱洪幼逆及次青陷徽兩事；後十餘日而鴻章奏乞免罪報至，次青真數奇矣。霆軍叛勇近抵何處？能否設法解散？西江無主兵之人，須煩盡畫先事防維。仲帥商調開營，早經函卻。捻衆由濟甯原路渡河回竄，銘、盛兩軍又趕不上。將來應紮何處，劉省三來信謂宿、毫不通水道，難辦轉運。仲僊業與邱帥議明，留此軍專防江、皖。務望酌擇要地，令紮老營，隨時相機出勦爲便。周盛波兄弟九營，素頗能戰，向在本籍勦捻屢勝。其才智稍遜於劉，惟同充練長，同出帶勇，資分相等。在蘇時鴻章就近聯絡，均甚出力。茲相去日遠，三弟前由六營寓書云，兩軍微有意見，周請自紮一處，自顧一路，竊爲懸慮。能否令其分紮爲犄角之勢？伏祈鑒裁。厚帥甘餉，浙撫奏

定每月二萬；蘇力較絀，即不敢允定二萬，當可月協一萬也。鶴弟前蒙批准開缺，果否出奏？渠自去年四月常州克復，因病乞假，鴻章即准其離營，但未奏明耳。廷旨疊催，物議亦不免苛責，辭官求退，或亦善全之道。儻奉疏准，鴻章即勿瀆陳。松巖減賦稿，核定後，敬求速上。太倉請改折，應否附片併陳？抑另奏乞示。

上曾相

同治四年五月初四日（全上、第二十）

本日卯刻接奉二十九日寄諭，僧邸竟以忠勇遇害，畿輔鑒此長城，朝廷震悼，遠近寒心，逆饒從此日張，殊爲危慮。上意專倚吾師保障北方，收拾殘燼，事機緊迫，物望叢積，自屬義無可辭。昨讀初一日大疏，以霆軍飢變，憂形詞色，竊料春霆果即東來，雪琴果即南去，江西果即接濟，婁鎮之餉，似可逐漸維持，不遽牽動大局。南路稍就奠定，吾師亦可放心北征。惟變故倉猝，似須尅期通行，先赴徐州、濟甯一帶，暫行鎮撫，以慰聖廑，而伐敵謀。隨身苦乏兵將，金陵附近各營能否酌調隨往護衛？銘、盛、傳、樹三軍共三十三營，計一萬六七千人，可供指揮。劉省三雖奉嚴旨敦迫，必須留置左右，以備先驅。鶴弟前請開缺，如尙未出奏，應令隨侍旌麾，少效犬馬，藉可聯絡諸將，伏祈迅速檄調。鴻章奉命暫權督篆，事棘何敢固辭。所幸墨守師訓，亦步亦趨，再隨時隨事請教，冀無顛蹶。蘇事暫交松巖，仍是一鼻孔出氣，兵餉或不致掣肘。擬派郭遠堂署藩，王曉蓮署臬，當否乞示。遠公求飭速回。鴻章急欲面謁，卽料理交卸各事，出江陰乘輪船西上，未知能稍待否？鹽幕陳公求代邀留爲感！

復會相 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全上）

初四日肅箋，計已達覽。頃奉初四日手諭，敬悉一一。本擬即日交卸啓行，續接初一日寄諭，令由海道濟師。情詞危篤，俟有就緒，乃可離蘇。昨函招潘琴軒觀察來商，萬不得已，祇能分派該軍前往；惟此間又少一枝勁旅，南路有事，實恐不支。鴻章到金陵後，通籌餉需，如可添練馬隊千人以備吾師秋後徵調，庶稍有裨。鶴弟已飛函敦促，六弟尚未提及，容再商之。渠舊部分在樹營及蘇州兩處，固不易聚。二周及赴閩兩軍，係三弟所統。閩軍將爲大兄邀往，恐不能回。漳州於四月二十一日克復，侍股全竄粵邊，勢必復往江西，霆軍易相勾結，良可焦慮！皖南防軍幸毋抽調。金逸亭云，其力僅能守而不能戰。江皖之間無一游擊之師，奈何！大纛冒暑遠役，辛勞萬狀。但冀直、東各郡無恙，徐圖制賊。省三疲乏已甚，嚴旨督催益急，昨發摺附陳密片一件，鈔稿呈覽。未知當否？鹽釐儘解，儻蒙分潤銘、盛各營，藉紓綿力。師母及世兄等應留署內。次青事未接部文，饒軒方伯，屬勿急退爲感！

上會相 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全上、葉二十一）

十一夜奉初十日手諭，並鈔示疏稿，深謀遠略，忠懇詳密，非老於兵事者不能道其隻字也。鴻章前因朝廷資望過殷，先以密陳破彼蒙障，畿輔望援過切，繼以潘道作我前驅，即吾師少緩，諒勿苛求。至另請簡員督辦，必不邀准。目下非函丈督師，將及小子，竊以後路籌餉，南路籌防，及長江洋務，鴻章雖才力不逮，或冀竭蹶

支持。東、豫與旗綠各營將帥交涉，須吾師威望臨之，乃可漸期振作。此則內廷斟酌詳慎之苦心也。琴軒輪船尚未雇妥，月杪或可啓行。勇丁驟聞航海遠去，必有棄械竊逃者，臨時就地添補，惟人數甚單，究不足自當一路。省三來信，已赴濟甯。渠未更歷外事，聞命嚴迫，遂自拔隊。鴻章疊函勸勿渡黃，並鈔摺片行知。度其行蹤，當至濟甯汶上而止。省三前數年徒以驍勇稱，自克復江、常後，歷練漸深，謀略大進，程方忠嘗言爲淮軍特出之將。師門時爲提撕勸誘，加以馬隊，似可獨當一面。琴軒堅忍果決，有文武之資，又與省三至好，兩軍互相犄角，餉運無使掣肘，必更感激效命。以上駟奉吾師，以中下駟留鴻章左右，設有警變，祇有自將而已。郭、楊必須調出江楚邊境。頃聞漳浦、雲霄各城均經收復，該軍正畏懼無之，騰挪爲南路之備，北軍或不至回顧。尊處具疏時，亦祈敍及。張振軒兄弟欲在徐添練馬隊，乞飭速行，鴻章亦當擇將往募。易、劉二鎮皆有勁悍之氣，宜請帶往。強弩未必是末，師毋太謙。松巖必擇二十二日接篆，急欲赴金陵，又不能不少待之，乞示饒軒事，俟再面商。

上會相

同治四年五月十六日（全上、葉二十二）

昨接大咨，於二十二日啓節。鴻章恐謁晤不及，遂定二十日未刻自蘇起程，或可相遇於儀徵一帶。廷旨飭由海道赴北，俟徐州老營奏到，當自了然。上意屢令敵處派兵援直，幸已奏撥潘道一軍，而崇地山仍欲借重洋人，不知何意。總理衙門以彼族爲護符，引虎入室，不知其能噬人也。尊旨不管北事，若專委蔭渠，當足保障；恐又另派親貴視師，則南路亦受牽制。琴軒臨去，諄求入直，東後歸函丈調遣，務祈拯而出之，勿久置無用之地爲幸。省三初九日韓莊來信，有關涉軍情者，附呈台電。鴻章已緘戒其持重，蓄銳以待一擊，松巖苦催會

列台銜，將減賦一疏入告。細考奉駁各條，尙有根據，冀借德望，或邀俞允，業於今早拜發，伏希鑒原。滬稅月不過數萬，近爲松、勳兩軍援閩船價，月餉所累，鼎營北去，丁道又須供支一切，部中乃驟撥尊餉二十萬，是真夢！擬屬雨生於鼎軍去後，續籌抽撥甘餉一萬。若甘餉可停，六七月間再量力湊濟，斷不能有成數也。奉飭四萬，當親齎上。松巖云，松太善後捐可湊四萬，已符八萬之數。徐州距運河數十里，清江、宿遷等處是否須添設轉運？並祈籌及。

復會相

同治四年五月十八日（全上、葉二十二）

十七日奉手示，敬悉一一。敝處初六日所發摺片，已奉批回，未趣行旌，二十五日啓節，似不過遲。鴻章趕緊料理，於二十日辰刻由蘇登舟，連夜赴江陰口，二十二日或可趕到；至接印早遲，可不拘也。捻股回竄濟甯、徐州，劉、張各軍當一接仗。周鎮兄弟十五日由宿赴徐，正可接應，勢將偪往豫、皖之交。師門以徐州爲老營之說，足徵先見。惟轉入兗、沂、海、沭，則仲翁必將亂調；闖入皖、豫，喬、吳諸帥更將呼籲耳。各省餉源已涸，乃徒養無用之兵將。省三前函云，急則爭求，緩則厭棄。但得選將練兵者二三人，分布近疆，可不勞而理矣。三、六弟仰蒙疏調，恐未能喫苦耐煩，有辜盛懷。

復喬鶴儕中丞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三日（全上）

節相奉命討賊，義不容辭。惟部下已乏強兵，精力近亦疲憊，勉起就道，未知能否終局。鴻章驚鈍無似，東

征以來，智勇俱敵，豈復能任軍旅？過辱推許，祇增悚懼！僧郎舊部及各省兵將，散漫無紀，非老成宿望不足鈐制也。張總愚一股回竄毫境，昨據英方伯報稱：接仗先勝後挫。設任李、賴、宋諸股併由曹、濟南趨，皖力能否支拄？敬祈先事籌維。省三至濟甯小捷，捻衆不戰而走。乃陳國瑞無禮相欺，致生衅隙。揆帥此去，當留省三障蔽東、徐，未必即能南下。敵部分援福建、山東、直隸等處三萬數千人，蘇防僅存萬餘。閩賊欲窺江右，又有霆營潰勇勾結，皖南防軍紛紛鬧餉，若再警變，戰守均無足恃。如何如何！去冬裁撤數營，皆係湘將，不能勦捻；淮將得力者尚在營中，無可應命。李正佩、李勝、營規隊伍尙好，然非上選，俟有佳者，再當送呈。揆帥瀕行，與約皖南北兵餉二事如常，甯屬入款照舊儘撥行營，敵部仍食蘇餉。

復曾相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二日（全上、葉二十六）

昨奉初七日手示，敬承一一。承撥各處分濟皖南三軍十二萬，似皆有著之款。上游各項，已緘屬何小宋就近提催，江北善後三萬，饒軒、緣仲允卽挪借運司三萬，當易設法，俟湊齊，卽專船解大通也。惟連日接據何方伯、張道及徽州劉守等飛稟，各軍所索甚奢。鍊渠被唐軍扣留石壘，竄辱百端，已勒書給發八箇月字據，均已馳稟尊處，無庸贅述。軍心一變至此，遠近皆爲洶懼。劉守籲請先將金營調開，或將唐營撤遣。小宋疊求添派一軍赴皖，以備警變。鴻章茫無把握，不敢置議，仍乞核辦。唐桂生、金逸亭究告幾月假？何以久不歸營？望嚴檄飭催。若激成事變，厥咎更重。各軍或疑大纛北征，積欠不能清結，遂羣相煽動。可否由尊處剴切明示？嗣後如何安撫，惟盼節廳稍近，或易羈縻。鴻章雖無宿怨，亦無舊恩，經此變端，著手殊難，幸蒙俯鑒。雒河被圍緊急，

別無援師，省三調徐，盛傳赴宿，北路似可支拄。大旆駐臨淮，屏蔽淮南，實爲要著。聞國將軍奉旨撤回，該部馬步自交師門接統。省三函稱，雜亂不堪，祇邸部馬隊二千尙可揀用。濟甯糧臺尙存銀四十萬，各省撥款皆可指。或酌派原部誠實將領統之，銘軍會合由北路兜剿，函丈由南路調度，庶於全局有裨。秋後如閩中竄出侍康等逆不由江西內犯，蘇防可紓，鴻章再調一軍進紮臨淮。屆時捻患當在楚、豫之交，吾師仍可酌量移駐他處。

上會相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九日（全上、葉二十九）

皖南各軍，自發餉後，尙無續報，似可苟且安帖。待唐、金兩統領到後，如何查辦，敬俟鈞裁。大憲何時啓行，何時抵臨？聞該處無屋可住，殊增懸系！頃接劉省三二十六日自徐州來書，附呈台覽。矯令調托一節，或志在勦捻，因無馬隊可用，爲此權宜。不知尊意不欲近若輩，正與國將軍請調直、東相符。省三未能仰體高深，致有此咎，尙祈原宥！省三血性奮往，歷練少淺，不免粗率之處。鴻章因其戰守可靠，向不擾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入東偶遲，致受薄懲，又與陳鎮爭氣，未分曲直；儻函丈再以此事勦責，則朝廷必疑其驕縱難制，渠必不自安，且無以策厲將來。除鴻章諄函訓飭外，師亦必憐其勞苦逐戰，勿加苛求。鴻章知無不言，斷不敢稍有徇護。如雒河解圍，捻逆他往，或准令暫駐休息，以示體恤。蘇軍轉戰水路，輜重應手，遽改赴旱路馳逐，宜節宜其勞逸也。鶴弟軍情較熟，能隨營養病尤好。六弟開於二十二日渡江，計已抵營。應駐何處？操練馬隊，實非易事，尤要統領得人，未知果勝任否？饒軒暑病增劇，不肯緩至秋後，擬暫委少仲代理，給假兩月，可否？乞示。程敬之